

初恋如刺，
狠狠扎在心底，
时光易逝，
初心难忘。

×

曾经有过你，
纵然粉身碎骨又怎样？

×

戴宾雅◎作品



那年夏天 我还爱你

爱上你，
/
是我这辈子做过的
/
最好的事。

每一对恋人，
都有一组属于彼此的
独特爱情密码，
×
无论失散多久，
都能凭借密码找到对方。

令每一个人都动容的
初恋这件事
.....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那年夏天 我还爱你

戴宸雅
作品

令每一个人动容的初恋这件事……

爱上你，
/
是我这辈子做过的
/
最好的事。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年夏天我还爱你 / 戴宾雅著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8

ISBN 978-7-5534-4994-4

I . ①那… II . ①戴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0145 号

那年夏天我还爱你

著 者 戴宾雅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9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 号
邮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

ISBN 978-7-5534-4994-4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 29.80 元
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目 录

序 曲

苦夏已经离她远去 / 001

开始他斜挎着背包站在夜晚的路灯下面，一头黄色的卷发，墨玉般的瞳仁搭配在清秀的脸上，肤色惨白，嘴唇发暗，身子骨单薄得像一枚枯萎的秋叶，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到天上。

01 偶 遇

那份感情依旧穿越时光打动着现在 / 003

她一直在等，同时四处寻找。可他就像是一场梦，他的身影就像是一道烟花，骤然间开满她生命的整个夜空，又骤然间踪迹全无，把黑暗和痛苦留给了她，把忧伤和思念深深刻在她的心底。今夜，她觉得自己很疲惫，屋外的世界充满暴风骤雨，她的梦里也是风雨交加。她又梦见了自己的初恋，那个单薄瘦弱的卷发男孩。

02 鸟 鸣

他非常想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 / 025

下午的风迎面吹来，那是一群从太阳的城堡里跑出来的孩子，经过海面时抓起一把把闪亮海水，调皮地淋在谢家玮的脸上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汗珠在海风里跳舞。他不时瞥几眼马路两边的街道，那些发黄的窗户后面躲藏着他的童年，还有他的少年，就像岁月的眼睛和心灵的伤口，他曾经是一只失声的海鸥，每天清晨飞过它们的眼底。

03 灰色

他们听到了夜鸟在防风林里歌唱 / 036

在他面前，她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常伏在他的肩头问天问地，并底星宿，屋顶流云。他的解释虽然荒诞，却能令她的夜晚云开见月，让她想起那些曾经的甜蜜，想起那两个躲在树下捉迷藏的孩子，以及许多有关早熟的秘密。如今，她的梦突然间破碎了，到昨天夜里戛然而止。玫瑰花开了，玫瑰花又谢了，在这个夏天里，该美好的已经美好过了。

04 纠结

她看见他的影子沉入岁月深处 / 072

她把脚尖踮起来吻他的嘴唇。两人此刻就像一座静态的爱情雕塑，矗立在夕阳下的琼州海峡南岸，矗立在放学回家的茫茫人流中。良久，他们松开对方，相互凝视着，好像一个世纪没有见面了。他比先前更加消瘦，气色看上去更差了，她注意到他的嘴唇发紫，透着网状的血丝。

05 原初

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/ 105

他望着她，知道她想看穿自己。一直以来，他从未被她这样长久地注视。有一个瞬间，她的睫毛差点刺进他的眼睛。他有些害羞，又觉得好奇，被一个气场强大的女孩注视，一个敌人，抑或不像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朋友，各种交集汇聚于一处，变成了充满诱惑的挑战，抑或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。

06 距 离

她终于从梦幻里苏醒了 / 145

她睁开眼睛，看见谢家玮坐在身边，正在用沙子垒着城堡。他不停地把潮湿的海沙往高处堆积，直到它们变成一个个迷宫般的微型王国。她注意到了他眉宇间洋溢出来的非凡热情和激动，仿佛即将成为自己堆砌的新世界的主人。她抬头看了看周围，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。太阳已经站在早晨八点的位置上了。

07 暗 影

你是我灵魂的闪电 / 158

她继续闭上眼睛，听着他的心跳。她熟悉他心跳的节奏，可是这一刻，他心跳的节奏如此混乱。她悄悄安慰自己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分别得太久。离别是情感的杀手，是某种意义上的短暂死亡。下一次再外出旅行，她一定要和他一起去。

08 命 运

她曾经答应在这里等他 / 193

太阳依然强烈，她站在遮阳伞的阴凉里，他站在阳光下，好像没有意识到日头有多么毒。忽然，他向前挪了半步，靠近了她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她以为他要吻她。她闭上双眼，等待着那个时刻。可是什么也没发生，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，她的皮肤强烈地感觉到那双手的冰凉。他把她轻轻推倒在伞下白色的休闲椅上。

09 飞 翔

从此天涯不相见 / 215

她不知他是什么时候醒来的。后半夜的月光已经西斜，他看见她两眼呆呆地盯视着幽暗虚空的一角。一张年轻美丽的脸，黑色的长发扎着马尾巴，身陷属于她的世界之中，她的神情看上去很安静。

10 永 恒

终究拼不赢那强大无情的命运 / 263

忽然，林媛丽心里过电似的骤然一亮，许多疑问瞬间得到了化解。既然奇迹能在她身上发生，十七岁以后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，为什么就不能在谢家玮身上发生呢？谢家玮和卷发男孩本来就是同一个人，不然他身上怎么有那么多与卷发男孩相同的特征？

尾 声

倾吾所爱，永生永世 / 276

黄昏的时候，她已经躺在小木屋的床上了。此前她喝下了一些液体，很甜，一点也不苦。这个情节在她心里已经上演过无数次的，卷发男孩当年离开她的时候，母亲当年打她的时候，她心里都上演过这一幕。

开始他斜挎着背包站在夜晚的路灯下面，一头黄色的卷发，墨玉般的瞳仁搭配在清秀的脸上，肤色惨白，嘴唇发暗，身子骨单薄得像一枚枯萎的秋叶，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到天上。

最初映入眼帘的是山坡上盛开的那一大片野菊，浅色，通体泛着雪光，花蕊处镶嵌一圈淡淡的鹅黄。夏日的阳光像一群蝴蝶，亮晶晶的，趴伏在花叶儿上面，随风起舞，又宛如一丛丛色彩鲜艳的海底珊瑚，晃得她一时睁不开眼睛。

那个单薄瘦弱的男孩，一头黄色的卷发，站在阳光下的风里正对着她微笑呢——不停地挥动着修长的手。他是在喊她吗？隔得太远，她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只看见他的影子飘浮在空气里，渐渐被风吹皱。这时，几片白叶儿从野菊地里飞了起来，极像浪尖上溅出的细碎泡沫，与男孩的影子重叠于天空，然后一起飘向茫茫山麓。

野菊落下的地方，正是槟榔树挂果闪人眼的季节。雾已被海风拨开，顺着尖峰岭山脉滚滚而来的热带雨林里，涌现出大团的七色水汽，比暴风雨后海上的彩虹还要璀璨夺目。

男孩的影子总在她眼前忽闪。她揉了揉眼睛，二十几岁的女孩子，这阵子怎么老是眼花呢？尤其是中午时分，坐在雨林的阴凉地里望着远方，视线总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模糊。那像雨像雾又像梦的野菊啊，望着望着便虚化了，就像被谁不小心碰到长焦镜头上的变焦环，本来清清楚楚的一切，蓦然之间便混沌沌了。

然后就像是一场梦，他的影子在远逝的帆影的布景外面倒搁年轮，渐渐显了出来，她的心瘦成一朵寒梅，满目裂痕。

开始他斜挎着背包站在夜晚的路灯下面，一头黄色的卷发，墨玉般的瞳仁搭配在清秀的脸上，肤色惨白，嘴唇发暗，身子骨单薄得像一枚枯萎的秋叶，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到天上。然后他向她走来。刚迈出几步，周围的世界骤然一亮，他迈入白天，走进她的季节。她一直迷恋他，他是她的初恋。她重又满怀柠檬一样的青辉，伸出柔软的手臂，穿过岁月去抚摸她爱的男孩。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她，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，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。他不慌不忙地走向一块方圆八丈的海边岩石，快要登上去时，身后另有人喊他。她和他同时转过身去。

一个文静幼稚、扎着两条黑辫的小女孩从远处跑来，裤子口袋上绣着两只头顶结花的猫咪。跑动的时候，小辫瞬间变成了齐耳短发，筷子般细嫩的身体发育成坚挺丰满的S形。小女孩终于拉住男孩的手，开心大笑。他们一前一后地在海边追逐，在浅滩里戏水、捉鱼。突然，一排大浪卷了过来，浪头摔碎的地方，男孩不见了，小女孩跪在沙滩上哭。日子被一页页订在了脚下，一年又一年。

她忧伤地望着自己的往昔，很想上前安慰那位小女孩。在时间的河上，一枚扔进水中的石片蹦起落下的瞬间，她已经长大成人。此刻，她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悲伤的泪水遮挡了她的视线。

醒来时已经是深夜时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山泉一般冰爽清澈，浸泡着她的身体和周围的世界。她转身看那一大片野菊地，它在薄明的夜色里散发着幽凉的微光。她低下头，想起刚才的那个梦，记忆的礁石在汹涌澎湃的波澜里浮出海面。苦夏已经离她远去，她想追上它，追上那个炎热的季节……

她一直在等，同时四处寻找。可他就像是一场梦，他的身影就像是一道烟花，骤然间开满她生命的整个夜空，又骤然间踪迹全无，把黑暗和痛苦留给了她，把忧伤和思念深深刻在她的心底。今夜，她觉得自己很疲惫，屋外的世界充满暴风骤雨，她的梦里也是风雨交加。她又梦见了自己的初恋，那个单薄瘦弱的卷发男孩。

她停下来四处张望，看看哪儿卖冷饮，她走了好几条街，此时又渴又累。阴暗的天空没有阳光，放眼可见墨黑的云团，几乎撞上许多高楼的塔尖。闪电在云层翻滚，风雷声咆哮，路两边的椰子树随之摇曳。

她从包里翻出超薄雨衣套在身上，拐入一条小巷，不远处有家售卖雪糕的小店，小时候她经常光顾。如今这家小店也关门了。她站在紧闭的店门前，翘唇皱眉，沮丧地歪着脑袋。今天是六月二十日，她二十三岁的生日，居然没有阳光，没有歌声，甚至连一根雪糕都买不到。

她折回到大街上，雨衣被风吹得哗啦作响，最初的几滴雨花打在防风帽上。在她抬头眺望时，大雨从天而降，身前身后到处是白茫茫一片。她站在雨中，安静得像一棵开花的树，一些往事在脑海中浮现……那个可爱的男孩，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份感情依旧穿越时光打着现在。悲伤的时候她会想起他，觉得他就站在自己回头可见的地方。

她抬头望向天空，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，对面楼上大钟的指针快要指到“六”了，大约再过十秒，就是她二十三年前降临这个世界的神圣一刻。这时她看见一辆黑色 SUV，正从十米开外的地方缓缓驶来，以目前的速度测算，十秒后它正好进入她正前方的视野。

“什么节奏？”她灰暗的心里突然亮起了一道阳光，“这么巧？那开车的人呢……”

她对着雨中街景扮了个鬼脸，这突发的状况驱散了她心中的伤感和无聊，她以调皮的眼神盯着那辆渐渐驶来的黑色 SUV。如果开车的不是一位大叔，也不是一位小弟弟，那这个生日可有她忙的了。十秒后，黑色 SUV 准时经过她的身边。开车的竟然是个年纪与她相仿的男孩，满头黑发，一对墨玉般的瞳仁，一张如皎皎雪兰一般清秀的脸。她高兴地迈开大步追了过去。

“砰！”车身在她的拍打下微微一颤，黑色 SUV 突然急停，一个清秀男孩的脑袋从车窗里露了出来。他看见一个人捂住肚子蹲在大雨中，全身被雨衣雨帽遮得严严实实。他以为自己撞了这个人的，赶紧下车上来查看。

“喂，你还活着吗？”

她虽然是假装受伤，但也架不住对方这么无礼。你才死了呢！她在心里悄悄嘀咕了一句。

“我送你去医院。”

清秀男孩说着打开后车门，把她搀扶进车里。她注意到他身材虽然高大，却非常瘦弱单薄，仿佛一阵风吹就能把他刮进海里。等他回到前座，她伸手在他肩上重重拍了一下。

“喂，你撞疼我了！”

她的声音让他吃了一惊，意识到自己撞的是个女孩。他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忽然愣住了。她已经把头上的防风帽拉了下来，他看见一张雪白的鹅蛋脸，还有那弯弯蛾眉，高挺的鼻梁，一双乌黑锃亮的大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瞪着他，清幽中透着浓浓的怨恨。

“对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撞你的。”

她觉得他是在一个神奇的时刻出现的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今天是她的生日，遇上了一位帅哥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顺带泡泡他，为这个无聊透顶的日子增添一些不无聊的气氛。

“我必须记下你的名字和你的手机号码。”她一本正经地对他说，“你要是逃跑了，我也有办法找到你。怎么称呼你？”

他拿起一支笔，把手机号和名字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递给她。他的名字很好记，谢家玮。她用手机拨打纸上的号码，几秒后他身上的手机铃声响了。这家伙还算老实，没有欺骗她。

“现在我送你去医院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发动汽车。

“不！”她心里一急，脑袋一下顶到他的肩膀上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他的头撞在方向盘上。“你又怎么了？”他一只手捂着撞疼的地方回过头看她。

“车一动，我身上的伤口就开始疼。你让我歇会儿吧，我真的很疼！”

“这么说我更该送你去医院。”见他又把手放在汽车钥匙上，她急得又拿脑袋顶了他一下，这回他的头直接越过方向盘撞到了前挡风玻璃。他捂住脑门回头看着她，一脸的沮丧和不满：“请你不要再撞我了好不好？为什么不肯去医院？你要是瘸了、瘫了，嫁不出去怎么办？”

“闭嘴！你才嫁不出去呢！”她瞪了他一眼，“我这伤去医院恐怕也治不好。”

“你故意整我，对吧？”他气急败坏地看着她，“明说吧，除了医药费，你还打算让我赔多少钱？”

“瞧你怎么说话呢？”她伸手捏了捏他的鼻子，“姐可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人，那种事可做不出来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肯去医院？”

“没遇上你之前，姐的身体可是完美无缺的。”她假装生气地瞪着他，“经你这么一撞，我完蛋啦，有的地方皮肉开裂，有的地方骨头断开，即便去再好的医院，找再好的医生，也只能把断骨接上，

把裂开的皮肉缝上。然后呢，骨头和皮肤最终都会留下永不磨灭的疤痕。即便你再有财，即便你花再多的钱，也没法让它们消失。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“能这样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的身体不完美了，直接影响我以后的生活和爱情。你说我亏不亏？”

“看来我只有把小命赔给你，你才无话可说。对吗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她笑着冲他摆摆手，他那俊俏模样真是好看，这让她想起去世多年的初恋，她向他伸出一根手指，“事情没那么严重，我就要你赔我这么一小截青春。”

他不明就里地瞪着那根雪白修长的手指：“一小截青春？”

她呵呵一笑：“就十公里……”

他被绕得有点头晕，打断她的话：“停，停。我记得时间从来都是用年月日表示的，距离才用公里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她笑着对他说，“十公里不长嘛，走路的话一会儿就到，所以十公里的青春也不会太长。你一个大男人别磨磨叽叽行不行？爽快点答应我吧。”

“请你把公里换算成时间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。”她捂着嘴大笑，“一米等于三天，你算算有多少年？”

他掰着手指，叽里咕噜算了好一阵子，突然脸色大变瞪着她：“骗子！都快一百年了，还说不长？”

“你说谁是骗子？”她伸手狠狠拧了一下他的左耳朵，“一百年长吗？圣人说，人生如梦，转眼就是百年。一百年不长，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。”

“我只是不小心撞了你一下，你就想着把我的一生都搭进去，真够狠啊你！一辈子再短也只有一次，对不对？”

她觉得他一点也不傻，绕了半天也没能把他给绕进去。既然文的不行，那只好来武的喽。她一改先前的斯文模样儿，突然凶巴巴地冲着他大吼大叫：“今天是本尊二十三岁生日，在这么神圣的日子里，

你把一个完美无瑕的女神撞成了残缺不全的东施！你说到底谁狠？到底是谁招惹了谁？”

“反正我不是故意的。”他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，“你不去医院那是你的事。”

“行，那咱们就这么吊着。反正我被你撞伤了，违法的可是你。假如落下什么残疾，我一定去法院告你，让你蹲十年的大狱，还让你赔得倾家荡产！”

“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吗总和我过不去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没想把你怎么样！”她越来越喜欢他生气的样子，继续调戏他，“你撞了我，就得做我男朋友。”

他狐疑地看着她，嘟囔了一句：“都说天上掉馅儿饼，可没听说天上还能掉女朋友。便宜没好货。”

“你说谁便宜没好货？”她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生气地瞪着他，随后抬脚猛踹他的座椅背，“瞧你那骨瘦如柴的模样儿，吸毒仔吧你！本姑娘还瞧不上你呢！”

“你这个疯子！该回家吃药了！”他似乎比她还要生气，突然打开车门跳了下去，“有你这么讹人的吗？”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见他想逃跑，她又急又恨，这么精彩的一出戏不能就这么落幕了。他不理会她的叫喊，高大单薄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大雨中，一百多万的车也不要了。她拨通他的手机警告他：“谢家玮，你撞人逃逸，总得想想后果吧！你的车还在我手里呢，你逃得了吗？”

“哎哟哟，我好怕哟！”他这会儿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对她的警告置若罔闻，半点也不在乎，“我受够你的窝囊气了，你爱咋咋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她想大骂他一通，他却把电话挂了。她再打，关机。她越想越生气，拨通了交警队邓大队长的电话，她一定要查清他的来历……

她到家时天色已经很晚，沿着黑暗的走廊进去的时候，周围没有一丝光亮——大风导致了短暂的停电。她把房门钥匙放在柜子上面的

水晶盘里，提着小包穿过客厅。那条白毛的京巴犬睡在楼梯上，看见她，摇了摇尾巴，好像表示它一直醒着。她从它身边走过，蹑手蹑脚上了楼梯。外面又下雨了，很大的风声和雨声，她听到雨点打在玻璃上的啪啪声。到了楼上，妹妹的房间有一丝亮光，她坐在桌子旁边，一只手臂撑着尖尖的下巴，桌上的蜡烛闪烁着橙黄昏暗的光芒，她的小脑袋瓜斜向了一边。父母的房间漆黑一团，他们还在外面应酬。

新居的面积和从前的家相比更大、更豪华，但她不喜欢。这里闻不到昔日那种熟悉的气息。上大学之前她一直住在旧居，她的房间外面有个阳台，她经常待在那里观察夏夜，聆听夜鸥的歌唱，裸露的皮肤感受海风的轻拂。那一刻她自由自在，心境平和地躺在阳台上，身体辉映着椰树叶子条状的暗影。头顶，是月明星稀的夜空。

她走进自己的房间，鞋没脱就躺在床上。由于童年的阴影，她养成极少与同龄人交往的习惯。大家认为她是个冷漠、高傲的女孩，即便为她的美色所倾倒者，也不敢对她吐露真情。她偶尔也会有接近疯狂的举动，比如今天傍晚对谢家玮的调戏——她这么做的目的是减压。每当觉得自己的日子太郁闷时，她往往会有一些异想天开的举动。初二那年她曾有过一次短暂甜蜜的初恋，那是她冰冷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温暖的阳光，可惜好景不长，那阳光很快逝灭了。那个单薄瘦弱的卷发男孩，至今仍活在她的梦里，他斜挎着背包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，墨玉般的瞳仁搭配在清秀的脸上，肤色惨白，嘴唇发暗，身子骨单薄得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到海里。

这些年她没想过再和什么人恋爱，仿佛一直游走在孤独世界的迷雾中，踏上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地带，介于爱情与永逝之间，介于悲伤与怀念之间。她的愿望安放在伤感的山坡上，旁边有海和下午的阳光。她一直在寻找着什么，炫目的海岛、白色的沙滩、一棵椰子树和一只在海上漂流的白贝。她孤独的影子投射在贝壳上面，还有她的幻觉，那白贝是空的。在阴影和阳光之间，生与死有着某种关联。她知道爱情是什么感觉，因为她深陷其中。

她一直在等，同时四处寻找。可他就像是一场梦，他的身影就像

是一道烟花，骤然间开满她生命的整个夜空，又骤然间踪迹全无，把黑暗和痛苦留给了她，把忧伤和思念深深刻在她的心底。今夜，她觉得自己很疲惫，屋外的世界充满暴风骤雨，她的梦里也是风雨交加。她又梦见了初恋，那个单薄瘦弱的卷发男孩。

她的手机一直在响，铃声吵得很烦。“你是哪一位啊？我都困死了！”

“都下午了你还睡？”对方提醒她。她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，已是次日下午五点，原来自己不知不觉中睡了一整天。对方这时又说：“我是昨天撞了你的那辆车的车主……”

“你终于现身啦？”她以为是谢家玮，顿时睡意全无，咬牙切齿对他说，“我早说过，你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！”

“我们见个面吧。有些事见了面才能说清楚。”

“好。在哪儿见？”

“晚上八点，海天咖啡厅二楼。”

七点半，她走进卫生间洗脸，一边洗一边哼着小曲。睡觉的时候弄乱了头发，她又洗头，接着用电吹风吹干定型。望着镜子里的大美女，她的嘴角挂着惬意的微笑，只有像她这样的美人儿，才能配得上谢家玮那类精品型的帅哥。虽然他昨天逃跑了，虽然她当时很生他的气，可是一觉醒来之后，她感觉心里的愤慨没那么严重了。

到了海天咖啡厅，她把 SUV 停在地下车库，随后乘电梯上了二楼。里面陈设华丽，灯光设计温馨，她选在一处靠窗的桌子坐下。厅内播放着背景音乐，恰到好处音量回荡在大厅里，侧耳细听，是李健的《一辈子的十分钟》。在悦耳的旋律中，她抬头看着头顶的石英射灯，射灯组成华美的图案，在那之上，是群星闪烁的辽阔夜空。

咖啡端上来之后，她一边喝一边津津有味地继续欣赏音乐。“一辈子的十分钟，对我而言，昨天傍晚与谢家玮的奇遇，应该是一辈子的十秒钟吧……”她又想起他跳车逃跑的情景。当她开始喝第二杯咖啡时，一位穿着剪裁有型的浅灰色西装的年轻男子站在她面前。她放下咖啡，奇怪地看着他。怎么会是个陌生人？谢家玮呢？他怎

么没来？

“你是林小姐？”对方很有礼貌地冲她微笑，“我是肇事车的车主。我姓古。”

她好奇地打量对方。与谢家玮相比，这人的身高矮了几公分，但身体却比谢家玮强壮多了。灯光下，她看清了这个男人与谢家玮完全不同的一面：刀斧砍削般的脸庞，棱角分明的鼻子，一对粗眉又黑又密，明亮的眼睛里荡漾着温和友好的微光。这张脸看上去虽然不如谢家玮来得清秀和隽永，却具有大开大合的阳刚之气，属于男性另外一种优雅的风格。他微笑着身体笔直地站在她的面前，脚上的皮鞋擦得很亮，头发刚刚吹过，人不但显得精神，看上去也很有教养。

“我是林小姐，你请坐吧。”她对他微微一笑。

“外边风雨太大，出租车很难搭，所以我来得晚了点。你，没有生气吧？”

他太有礼貌了，她有些不习惯：“说到失礼，我才失礼呢。你人还未到，我已经喝第二杯咖啡了。”

服务生过来，他点了一壶白沙绿茶，特意嘱咐一定要用八十度的水。然后朝周围看了看，又瞅了瞅头顶的灯光，说这地方座位太少，光线太暗，待会儿还有几位朋友要来。他提议换个宽敞点的地方。她点点头，端起咖啡杯跟着他来到里边。这里围着一圈沙发，除了光线比刚才的地方明亮以外，空间似乎也更大舒适。

她坐在他的对面，把手里的咖啡杯放在桌上。他注意到她的美貌：她的眼睛，那漂亮的清澈见底的眼睛，那白皙的鹅蛋脸，还有那弯弯蛾眉、高挺的鼻梁、微翘的唇角，这一切都让他十分惊讶。她注意到这一点，但她发现对方自始至终都以一种高雅的雪中赏梅的视角欣赏自己，不带丝毫的低俗成分。她灰暗的心里悄悄流入一缕淡雅的阳光。

绿茶端上来后，他不声不响地啜了几口。她一直望着他微笑，等他喝到一半时，她终于缓缓吁了口气，特别长的一口气，然后开口问他有关谢家玮的一些情况：“昨天开车撞我的那位谢先生，和你是什